

文物猎人，为守护国家宝藏而生！

唐小蓝
著

干机谋

M A Z E T R A 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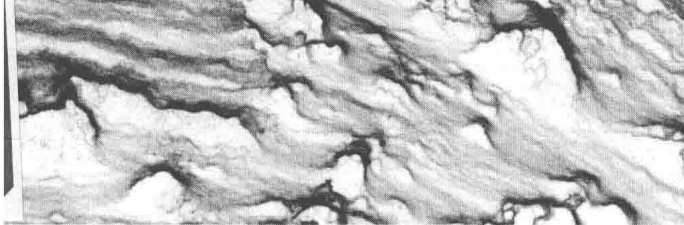
一局，我们不为恩仇，
为捍卫“河清海晏，国泰民安”的誓言。
一局，我们倾其所有，
散落在历史烽烟里的重重谜团，一一揭晓。

且看倾天一局风云乱，干机谋尽终须还。

生死较量
一场关于无价国宝的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

千机谋

唐小蓝 著

M A Z E T R A P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千机谋 / 唐小蓝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306-7110-8

I. ①千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0885 号

责任编辑: 于静筠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350 千字

印张: 20.5

版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黄昏，香港油麻地。

“啊！”

“死人啦！”

两个少女受了巨大的惊吓，不约而同地捂住嘴巴，发出尖锐而惊恐的尖叫！

人群也惊恐四散，围成一个圈，有人小心翼翼地退到角落看光景，有人拿出电话报警，也有人胆大地上前去试探鼻息，感觉到男人身体冰凉，于是垂眼摇了摇头。

已经没气了。

李越霆的脚步骤然停止，气喘吁吁，无奈地双手撑在路旁的栏杆上，望着对面街角簇拥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。

警笛声很快响起，一辆在附近巡逻的冲锋车接到通知，呼啸着赶来。

叶颜看着尸体被盖上白布抬走，忍不住哀叹道：“我们还是来晚了……”

李越霆把拳头攥得很紧，气愤地用力砸在栏杆上：“已经第四个了。”

夜色逐渐深重，李越霆忍不住抬头仰望这令人感觉压抑而无力的天幕。

无月无星，漆黑一片。

唯有瑟瑟耸动的夜风，带着死亡的气息，吹落在每个人的眼底。

当你在凝视无尽深渊的时候，无尽深渊也在同样望着你。

坠落，或者逃脱；生存，或者死亡。

这一局较量已经开始，你，准备好了吗？

【第一章】	大风起兮云飞扬 · 001
【第二章】	知己相逢方一笑 · 037
【第三章】	流转去脉心未明 · 069
【第四章】	盛世舞乐归何处 · 099
【第五章】	抽丝剥茧局中局 · 134
【第六章】	群雄逐鹿汾王事 · 155
【第七章】	倾天一局风云乱 · 177
【第八章】	千机谋尽终成空 · 228

【第一章】大风起兮云飞扬

时值深秋，澳门依旧热得很。

烈日当空，正午时分，阳光直射在脸上，晃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睛。

这座城市是赫赫有名的娱乐之都，被繁华重重包裹，歌舞升平，纸醉金迷，人们在这里享受着一掷千金的滋味，同时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。

三十九楼，酒店的顶楼天台。这里平时几乎没什么人会上来，因为这座酒店新开不久，比起其他的老牌酒店来说人气要差上许多，连楼下的大堂都很少有客人进出，就更别说天台上了。

然而事情总有例外，原本空旷敞阔的天台上，此刻却有粗鲁的骂声在久久回荡着！

“靠！快点说！老子的耐性有限，再不说，就把你从这儿直接扔下去！”

开口叫骂的是个高壮汉子，身上套着件短袖衫，胳膊上肌肉结实，隐约露出臂膀上深青色的刺青。他居高临下地站着，一双小眼睛在墨镜后面微微眯起，看着面前两个手下将一个中年男人的大半个身子按在天台的边沿上。

此时中年男人的头几乎已经悬空在外，身体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，从高处向下看那种万物渺小的恐惧，让他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虚弱，只是仍



旧嘴硬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什么密码！”

刺青汉子上去抬手就抽了他两个耳光，打得啪啪响，骂道：“还敢嘴硬！敢蒙老子？其他四个人可都已经说了，你识相的，就赶紧说出来，否则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中年男人被人戳破心思有些发懵，可还是不甘心地抵赖挣扎：“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刺青汉子抬脚照着他的小腹又狠狠踹了两下：“快说！不然弄死你信不信！”

身边的两个人也上前去接着一顿拳打脚踢，这回可是用上了十成力道，中年男人被打得几乎断了气，抱着小腹，身体佝偻成一团，像一只被木棍戳过的毛毛虫。

他多年来一直养尊处优，哪里还能吃得了这种苦头？脑袋里一阵天旋地转，浑身上下都在痛，刺眼的阳光照在天台玻璃上，然后反射到他的脸上，刺入眼底，生理性的泪水无意识涌出眼眶，很快就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满心恐惧和绝望，喘息着松了口：“我……我说……”

原本为了防止有人起了贪念，想要独占密码箱里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将一个六位的密码，拆分成六个数字，分别由六个人保管，并约定了将这个秘密世代相传。

他们原本以为这个秘密会随着那样东西一起，被收藏在暗无天日的地方，再也不会被提起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辛辛苦苦藏匿了二十年的秘密，背负的罪孽，终究还是逃不过的。

他定了定神，认命般地放弃了一切坚持：“密码是……咳咳……是，是3……”

刺青汉子与两个同伴对望了一眼，脸上不约而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转身拎起放在一旁的一个黑色大提包，朝着同伴挥了一下手，很随意地吩咐道：“处理一下。”

这种事他们都不是第一次做了，办起来十分得心应手。全程戴着手套，保证不会留下指纹，再避开监控，就算是把一个人直接从天台上扔下去，结合这人之前的一系列遭遇，绝对可以伪造出自杀身亡的假象。

他们正打算动手，中年男人察觉了事情不对，开始杀猪一般地号叫起来，一边试图挣扎，但是刚一动弹就被牢牢压制在地上，完全动不了。

刺青汉子正打算快步离开，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呵欠声，接着就是个男人低沉嘶哑的声音：“喂！大中午的，吵什么吵呀！不能让人好好睡个午觉吗？”

天台上的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，刺青汉子惊讶而意外地循着声音看过去，他来到这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巡查，确认这里只有他们四个人，可这凭空响起来的声音，说话的显然不是他们当中的人！

中年男人正惊恐万分地挣扎，原本以为他要被人从三十九楼上活活扔下去摔死，可是，电光石火间，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伸了过来，粗暴地抓住了他的后衣领，然后他竟然就这么被拖着挣开了钳制，下一秒，他就被像扔一只破口袋一样，很嫌弃地直接扔在了地上！

他的后背撞在地面上，大理石坚硬而冰冷，惊魂未定地扬起脸，灼灼的日光底下，赫然立着一个高大挺拔的黑影！

看身高那必定是个男人，只是这大热天的，竟然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，最显眼的自然是那件拉起来挡住了脸的黑色连帽衫，阴影底下，依稀能看到那人还戴着黑色的口罩，挡住大部分五官，只有双眼流露出一丝锐利又桀骜的光，像刚被悉心打磨过的刀锋。

男人双手抄在口袋里，他显然是把声音刻意压低了一些，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原本的声线，似乎是不想让别人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来，只不过那话似乎并不是朝着在场这些人说的，更像是自言自语：“还好来得及！哎哟喂，终于让我遇上一个活的了！”

刺青汉子被这人凭空打乱了所有计划，定睛一看，自己的两个同伴已经被打翻在地，翻着白眼早就晕了过去，而面前这人，从着装到举止都透着说不出的神秘，让人有些不敢轻易接近，他顿时有些气急，指着对方有些结巴：“你、你是谁？”

男人根本就没搭理他，而是从容弯下腰，伸出带着黑线手套的右手，捏着中年男人的下巴，逼迫他扬起头来与自己对视，低声问：“你，是陈昭吗？”



被准确地喊出了姓名，陈昭有些意外，他本来就被人威胁，这下似乎情况变本加厉，他心中越发慌乱了，激烈地挥手打开男人的手，惊恐地手脚并用地往后爬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”

男人有些意外地歪头，盯着他往外爬了几步，忽然好像想通了什么，闪身上前，敏捷地抓住了他的衣领，手一挥把人直接拽住了拖回到自己面前：“喂！我刚刚才救了你的哎！你怎么分不清好人坏人啊？难道不知道什么叫‘滴水之恩，用湖相报’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现场画风突变，陈昭当即一愣，脑子瞬间卡壳，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这位神秘人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，疑惑地小声问了一句：“你说的是……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？”

男人这时忽然没来由地轻轻“哦”了一声，侧头抬手按了一下耳朵的位置，隐约能看到黑色连帽衫底下，似乎有蓝牙耳机的光芒闪烁，他的声音有些沮丧，尾音拖得很长：“我又说错啦？”

看情况，陈昭猜他是在跟人打电话，男人安静地歪着头认真倾听了一会儿，这才收敛神色，假装帅气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别当真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！活跃一下气氛嘛！哈哈哈哈！”

他自己在那里干笑了几声，搞得陈昭哭笑不得，一肚子的恐惧顿时都散了个无影无踪，诡异的场合，诡异的男人，连带着他自己都好像变得诡异起来。明明刚刚还吓得要命，害怕到腿肚子都转筋，可现在这恐惧的感觉不知不觉已经散去一大半了。

男人说完扬起下巴，朝着刺青汉子那边看去，抬手朝他勾了勾食指：“说实话吧，何方、佟国志、王强、孙英群他们四个人，是不是都是你们杀的？”

刺青汉子心中一惊，立刻知道这人是有所备而来。他们之前通过同样的方式，已经处理掉了四个人，都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竟然有人追到了其中的线索。

他也算是身经百战的人物了，对方既然能在瞬间就干掉两个人，战力一定不弱，硬拼肯定不靠谱，还容易送上门去给对方逼供，反正他已经拿

到了密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

他跑得很快，提着大提包，几乎是三五步就冲进了天台的出口，陈昭原以为男人会立刻追上去，可是对方却气定神闲地站起身来，任凭敞开的黑色外套在风中帅气地飞舞，单手把他从地上拉起来。

似乎是看穿了自己的担心，男人轻松地开了口，语调的儿化音有一点诡异的不协调：“没事儿，他跑不了！”

说着歪着头勾起食指在耳畔轻轻敲了敲，语调轻快愉悦：“他下去了，格格，到你了！”

陈昭与神秘男人面对面站着，却依旧看不清他确切的模样，只是对方身上忽然散发出来的凌厉气场让他不由自主地胆怯，他于是下意识把身子往后缩了缩。

男人低声安慰他：“别害怕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”

他的声音里仍然带着不容抗拒的气势与威严，只是平和了许多，陈昭的情绪稍稍缓和下来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在某次酒桌上听到的那个离奇的传说来。

两个多月之前，圈内古玩大家叶成儒老先生和他的孙女相继被人绑架。坊间传说，这件事情与一批几十年前下落不明的宝藏有关，原本情况危急，但是没想到竟然引来了江湖中赫赫有名的“千面狐狸”出手，顺利营救出被绑架的叶老和叶家千金。

坊间传言，他有千张面孔，狡猾如狐，身份神秘，极少有人见过他真实的面貌。然而，凡是有事关文物国宝的大案，他都会插手介入调查，只为文物国宝不外流，也不会沦为不法之徒牟取暴利的工具。

陈昭顿时心头一跳，像是打起了鼓一样，咚咚地跳个不停：“你……你是‘千面狐狸’？”

男人被识破身份也不意外，反倒是有些骄傲，隔着手套做了个打响指的动作，语气也跟着悠扬起来：“是啊，就是我！嗯，看起来我还是挺有名的嘛！嘿嘿嘿嘿……”

“千面狐狸”只是江湖中人给他起的称号，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持有人，本名李越霆。两个多月之前，李越霆率领“文物猎人”团队



第一次与 QS 公司交手，顺利救出了被绑架的叶成儒老先生以及他的孙女叶颜，同时也查出了阿波丸号沉船宝藏与两块盗门凤凰玉佩之间的联系。

虽然宝藏的最终下落让人唏嘘不已，但是至少，他们在重重谜团中抽丝剥茧，找出了隐藏多年的真相，同时也惩戒了处心积虑多年，为了得到宝藏不惜杀人作恶的潘俊，从这一点上看，他们并没有输。

“啊！”

话筒里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听得出来，声音是个男人的。李越霆心情愉悦地拍了拍陈昭的肩膀，很认真地问：“你，想不想看坏人被揍？”

被他这么一拍，陈昭觉得浑身的骨头就像是被打散了再重装起来，摇摇晃晃地几乎站不稳，但他知道此时自己完全说了不算，只能咬牙硬撑着，心有余悸地跟在李越霆身后。

天台的楼梯间有点昏暗，因为新建好没多久，还弥漫着一股呛鼻子的油漆味。李越霆往下走了半层楼梯，视线一转就开阔了不少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禁不住哑然失笑：“我说格格，你好像有点用力过猛了啊！”

楼梯拐角的空地上，刺青男人脸着地趴着，状况非常狼狈凄惨，他的两只胳膊被扭在背后，身子扭成一个诡异的角度，一只白皙纤秀的手掌将他牢牢制住，男人脸上的青筋几乎爆出来，但是却始终无法动弹。

陈昭惊讶万分地往上看去，落入视线的是一段如玉般的手腕，腕间戴着一只晶莹通透的透水白玉镯子，随着手上的动作一晃一晃，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场合，不合时宜地闪着异常明亮的光。

那只手的主人扬起头来，顺势将一只穿了绣花布鞋的脚踩在男人的腰间，轻描淡写之间用力往下沉了沉，顿时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似乎是骨头断裂的声响，男人又是一声惨叫，随之响起的语气抑扬顿挫，锋利冷傲，是地道标准的京片子：“哟！您倒是没用力过猛，可您差点就让人跑了呢！”

被称为“格格”的，正是曾经被绑架，后来被李越霆所救的叶家千金叶颜，她在追查“阿波丸号沉船宝藏”一案中加入文物猎人团队，成为第四名正式成员。

“Sorry，我的错，我的错……”李越霆向来尊重女士，摊开双手又合十摇了摇，主动承认错误，然后凑过去把男人从叶颜手里接过来，一边笑吟吟地数落起他来：“你看，我让你有话好好说，你非要跑，现在好了吧？被人揍了吧？哎你让我看看，脸痛不痛，没毁容吧？”

在昏暗的光线下，看到男人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李越霆笑得越发欢畅：“也好，本来长这样了就已经够悲剧了，我们现在就当是做做好事，帮他毁个容再整容吧！”

叶颜被他这不着调的样子搞得哭笑不得，垂手退到一边，简单整理了一下身上衣服。

为了隐藏身份，她脸上也化了很浓的妆，不过还是没改爱穿古风衣饰的喜好。所以出门时选了一条铺满了刺绣花纹的长围巾挡住了脸，还穿了一双黑红相间的系带绣花布鞋，鞋尖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盛放，黑色的布带缠绕在脚腕上，蜿蜒往上，长裙底下露出一截小腿，显得皮肤越发白皙动人，赏心悦目。

李越霆对古韵古风钟爱有加，叶颜的打扮完全合乎他的心意，所以得了空，他又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几眼，欣赏过美人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转头去威胁那刺青男人，语气油滑而轻佻：“我可没什么耐性跟你耗着，劝你还是早点儿说实话吧！早说早完事儿，我还想抽空去赌场逛逛，玩上几手呢！”

此时的李越霆怎么看都像个没什么正形的小混混，叶颜知道他这是故意的，于是干脆板起脸，立志将黑脸唱到底：“我可不会对您客客气气地说话办事儿，你要不就快说，要不然，我还差个练功的木头桩子，把您绑了杵在那儿我看也差不多！”

她刚刚出手狠辣，再加上一口冷言冷语，倒是把那人吓得够呛。

李越霆这时候笑呵呵地继续出来当和事老，学着叶颜的京味语调，调侃着顺手又插一刀：“对了，您恐怕还不知道吧？这位小姐练的可是咏春，专门拆手拆脚扭关节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先给你示范下怎么样？”

说着原本搭在对方肩头的手迅速地往下一滑，一把扣住男人的手腕，直接往下一扭！



他的五指力道精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男人的手腕一阵剧痛，当即惨叫出声，话说得飞快：“啊！！！我说！我说！人是我杀的，可我只是收了钱办事，只知道委托人叫‘马二先生’，其他的我也、我也不清楚啊！”

李越霆挑了挑眉：“哦？马先生？二先生？这都是什么鬼？”

说着眉梢一挑，五指再度收紧，叶颜听到男人的骨节被他捏得咯咯作响，惨叫声听得人毛骨悚然，陈昭在李越霆背后缩着脖子发抖，吓得几乎要尿了裤子。

男人声嘶力竭地哀号：“真的只有这些了，真的，我保证，不，我发誓！”

听他的意思，倒也不像是在说谎话，李越霆随意地放开他的手，把人扔在地上，又随意往他的小腹踩上一脚，看他像摊烂泥一样蜷缩着，于是慢慢摇着头调侃：“啧啧啧啧，我就用了三分力而已，您这也太差劲了吧！”

他悠悠转过身，抬手指了一下男人仓促间扔在地上的黑色大提包，叶颜心领神会地走过去查看，一边戴上早就准备好的白色手套。提包里的东西让她眼前一亮：“咦？鎏金双雁银盒？”

李越霆在鉴定这方面的造诣虽然不如叶颜专业，但毕竟见多识广，禁不住好奇地追问：“跟之前几件金银器一样，也是假货吗？”

“那叫赝品好吗？”

叶颜非常嫌弃地瞥了李越霆一眼，这人明明是个行家，但偏偏总是要把自己装得跟个外行一样。她单手将东西托在掌心，另一只手在花纹上慢慢摩挲：“仿制得很真，也难怪他们会上当，如果不是看过之前那几件，我也很难看出破绽来。不过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，稍稍蹙眉，李越霆听得出她话中纠结的意思，开口问道：“有哪里不对吗？”

叶颜点点头，李越霆猜得没错，这确实是她心中所想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把这鎏金双雁银盒拿在手上，她心中就总有一种怪异的感觉，没有任何证据，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女人敏锐的第六感，这件金银器，似乎与之前他们看到的那几件都不太一样。

只是看了半天也看不出门道，叶颜干脆把鎏金双雁盒换了个手，眯着眼睛瞟了一下四周，她现在站着的那个地方光线实在是有点暗，于是决定找个亮堂点的地方再仔细看看。她一边琢磨其中的门道，一边慢慢往旁边挪了几步，单手托着银盒在掌心，迎着光线认真端详着。

“唐代的金银器盛极一时，代表着国家的繁荣昌盛……”叶颜端详着银盒上的鎏金双雁花纹，栩栩如生，工艺精湛，她一时感触，忍不住脱口就用了两个四字词语，然而下一秒就注意到李越霆望向自己的眼中流露出些许疑惑，她顿时明白过来，以现在李越霆的国语水平，能听懂“繁荣昌盛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“盛极一时”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难了。

她在心里斟酌了一下，把接下来的话全都翻译成了大白话来说：“汉代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说法，如果生活中使用金银做的器物，嗯，也就是生活物件儿，可以长寿。汉武帝非常相信这一点，所以让人把自己的生活用品都换成了金银制品，这样的风俗一直流行到唐代。皇族、贵族们开始用这个进行攀比，那时候来说，用金银器，是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气，就跟现在某些有钱人喜欢用什么LV，CHANEL之类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李越霆全都听明白了，瞥了一眼站在一旁几乎石化了的陈昭，问道：“这东西是你的？也是在那场什么唐代文物巡回拍卖会上买的吗？”

陈昭胆战心惊地点头答应：“是啊是啊！”

叶颜似乎对时间十分留意，眯起眼眸重复了一次：“在你买了这件鎏金双雁盒之后，也发现它是个赝品？”

陈昭惊恐万分，生怕一不小心被这两个凶神恶煞的人给拆了，连忙点头承认：“没错，买了它之后不久，有个朋友找到我，说有人想高价收购，我当时想着能从中赚一大笔钱，所以就答应了。结果那人找了个专家来验货……”

李越霆自然而熟练地把话接下去：“那个专家悄悄对你说，这件银器是赝品，但是他愿意帮你隐瞒，只要你事后给他百分之一的报酬，你虽然答应了，但是不放心，于是又私下托关系找业内人士去鉴定，结果是相同的，确实是赝品。所以你就答应了那个专家的条件，给了他一笔钱，他做了金银器是正品的检定报告，对方也答应见面交易，只不过地点就定在了



这里，要你一个人来。对吗？”

陈昭拼命点头，事情正如李越霆说的那样，他来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陷阱。李越霆与叶颜对望了一眼，他们终于明白了对方的目的，之前的四位富商，以及陈昭和第六个人，他们手中的那一位密码才是对方真正想要的东西，而唐代金银器和骗局，都是因此而设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贪念，只要有利可图，就能让他们自投罗网，取得密码之后杀人灭口，然后再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

大家各有心思，但就在这一晃神的工夫，原本被李越霆踩在脚下的男人忽然用力挣扎起来，弓着背狠狠朝着叶颜的方向撞了过去！

叶颜刚刚挪动了几步，此刻距离往下的楼梯很近，被他突如其来的这么一撞，身子一歪，脚下打滑，当即就朝着楼下摔了过去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叶颜更为重要，李越霆毫不犹豫地跨出两步，长臂一捞就将人揽腰抱住，温香软玉满怀，他有些小开心，但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那个男人在地上滚了半圈，趁着自己去救人的工夫，直接连滚带爬地下楼梯跑了！

叶颜这边都快要摔出去了，那边双手还死死把鎏金双雁银盒抱在胸前护着，直到被李越霆捞在怀里，这才缓了过来，长舒一口气，低头去看怀里的东西：“哎呀，幸亏没摔着……人都跑了，你还不赶紧追？”

李越霆转头往下看了一眼，那人已经跑出楼梯间，他此刻这个打扮在客房区里追人狂奔，估计不招来保安都很难，于是干脆摆摆手：“算了，不追了！反正他们这种底下办事的人，知道的也不会多到哪里去。问出一个马二先生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我想想办法，找人调查一下这个‘马二先生’到底是什么鬼。”

他边说边笑咪咪地靠上去，假装不经意间用下巴蹭了蹭叶颜的肩膀，抬手一指她怀里的银盒：“放心吧，这是金银做的，结实着呢，摔不坏！倒是你，要是摔坏了，我可是会心痛的呢！”

他说这话时眉眼弯弯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似笑非笑，半真半假，怎么看都是一副不怎么能信得过的样子。叶颜原本想吐槽一下他这个“什么鬼”的句式，冷不防被他的后半句话给搞了个满脸发热，幸好顶着个大浓妆，轻易看不出来脸红。

她低下头，像捧着一枚鸡蛋一样捧着盒子小心站稳，这才硬着头皮开口反驳：“这虽然是赝品，但也挺金贵的，一旦摔掉一个边儿半个角儿什么的，那多可惜啊！”

李越霆见她目光炯炯，说得义正词严，不忍心反驳，只是笑着顺着她的话往下说：“是啊是啊，你说得对，摔了太可惜了。这东西挺好看的，拿回去给你放个耳环戒指什么的，也挺不错的。”

随意又扫了陈昭一眼，问：“你这盒子卖吗？”

这种能惹来性命危险的东西，陈昭恨不得当场就给扔了，只是花了钱在上面又舍不得，这会儿李越霆说想买，赶忙就往外推：“卖！卖！你，哦不，您想要，随便给点儿钱就拿去好了！”

李越霆眼珠一转，双手抱在胸前跟他谈条件：“不如这样吧，我送你和全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避避风头，保证你们的安全，换你这个鎏金双雁银盒，怎么样？”

陈昭热切点头，他留在澳门迟早会有危险，如果千面狐狸能够保护他们全家的安全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只有叶颜知道李越霆的用意只是为了留下这个盒子，因为就算陈昭不答应把鎏金双雁银盒给他，他也一样会保护他们全家安全。他虽然看起来一脸高帅富不怎么靠谱的样子，实际上却是比谁都热心而且靠得住的人。

叶颜小心翼翼地把鎏金双雁银盒收了起来，李越霆手腕一翻摸出一张房卡，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先回房间再慢慢说。”

总站在楼梯间里说话还是挺奇怪的，而且，从第一个富商坠楼案开始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活着的当事人，当然要把事情全盘问清楚才行。

他们之前已经在这间酒店开了一个套房，正好可以让陈昭暂时躲着。李越霆一边走一边打电话，让人把陈昭的家人保护起来。

陈昭惊魂未定地坐在沙发上，看似态度诚恳地回答着叶颜和李越霆提出的各种问题。他们最关心的，是那六个人共同保管的密码，陈昭回忆说，二十年前，他们六个人在西安的古玩市场遇到一位收破烂的老人，发现他手中的一筐“破铜烂铁”，其实是被泥土包裹的金银器，于是他们哄骗老人，用一个很低的价格买下了所有的东西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他们把



其中的几件变卖，大部分都收藏了起来，六个人共同保管一个密码，然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把金银器拿出来变卖一两件。

李越霆又问了第六个人的信息，那人叫范致国，目前据说已经定居温哥华，陈昭摇摇头，说：“两年前，我们就联络不上他了。”

叶颜知道这个范致国的行踪非常重要，于是在一旁默默拿了李越霆的平板电脑就开始查询，只是她并不太擅长这些，找了半天仍是毫无头绪，赌气地扔了电脑，站到窗前看起了窗外的风景。

李越霆结束了跟陈昭的交谈，到窗边拍了拍叶颜的肩膀，笑道：“看什么呢？”

叶颜忧心忡忡地回答：“我怕范致国会有危险，假如对方是为了得到这个密码，那么，没理由不去找第六个人。而且……”

李越霆忽然把食指竖起来，按在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叶颜立刻会意地看向陈昭的方向，回过头来时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在彼此的眼中很清楚地看到了同样的结论。

他们曾经携手共度生死考验，所以，在某些方面，总是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很快陈昭的家人就被安顿好，陈昭飞往北京的机票也已经定好，叶颜知道这很可能又是小白老板的手笔，那个身材姣好，性感火辣的女人似乎有手眼通天的本事，很多事情李越霆都会放心交给她来善后。

不过一想起她对李越霆殷勤热情的态度，叶颜总是觉得心里酸溜溜的，一口气上不来下不去，她对着镜子补了个妆，转头就看到李越霆从门口进来。

“送走了？”

叶颜问，那么多人看着，而且对方刚被李越霆震慑过一回，应该没那么快再有动作，陈昭暂时会很安全。

李越霆点点头：“送上车了，直接过关到珠海，那边有人会去接。”

叶颜收了口红，轻描淡写地问：“你也看出来他在说谎了？”

李越霆笑着吹了声口哨：“很容易看出来好吗？”

叶颜瞥他一眼：“那你怎么当时不揭穿他？”